

# 话语建构与底层叙事：班宇小说的多维解读

张桂鑫<sup>1\*</sup>

(<sup>1</sup> 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摘要：**班宇在“铁西故事”中以“子一代”的视角，描绘了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过程中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其作品因贴近现实、关怀个体命运而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与好评。班宇具有辨识度的叙事语言和独特的抒情气质使其在同时代的青年作家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班宇小说的独特话语形式与主题表达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必然联系。细读班宇的短篇小说集《逍遥游》，借助福柯的“话语”理论，将班宇小说中的话语划分为隐喻话语、地方话语、大众话语和女性话语四个维度。以此切入，揭示班宇小说中的“话语”与其创作主题之间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班宇；“话语”；逍遥游

**DOI：**https://doi.org/10.71411/zgwxxk.2026.v1i1.638

##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Grassroots Narration: A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Ban Yu's Novels

Zhang Guixin<sup>1\*</sup>

(<sup>1</sup> Mud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udanjiang, Heilongjiang, 157011, China)

**Abstract:** In his "Tales of Tiexi," Ban Yu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ildren's generation" to portray the everyday lives and inner worlds of ordinary people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the northeast old industrial base. His works have resonated widely with readers for their grounded realism and deep empathy toward individual destinies. Ban Yu's distinctive narrative language and unique lyrical temperament have enabled him to form a unique style among contemporary young writers. There is a necessary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unique discourse form and theme expression of Ban Yu's novels. By carefully reading Ban Yu's short story collection "Wuxiaoyou", and using Foucault's "discourse" theory, the discourse in Ban Yu's novels is divided into four dimensions: metaphorical discourse, local discourse, mass discourse, and female discourse. By approaching it in this way,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iscourse" in Ban Yu's novels and their creative themes is revealed.

**Keywords:** Ban Yu; "discourse"; Wuxiaoyou

### 引言

班宇作为辽宁文坛上的“铁西三剑客”之一，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书写 80 后一代人眼中的“东北旧事”，其首发于《收获》杂志 2018 年第 4 期的短篇小说《逍遥游》入选 2018 收获文学排

作者简介：张桂鑫（2001-），女，河南周口，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通讯作者：张桂鑫，通讯邮箱：zgx2510477851@163.com

行榜且位列榜首。正如“逍遥游”一词本身所蕴含的对于超脱境界的追求一样，小说《逍遥游》，以及收录该小说的同名小说集，都体现出一种对于超脱境界的追求，只是这种追求的表达方式有些蜿蜒曲折，需要借助“话语”理论去观照，才能趋于明朗。话语指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话语”理论认为话语表面上传递的是事物的含义，背后却隐含着话语言说者的立场和态度。在“话语”理论视域下，话语不仅具有描述和解释事物的功能，还具有彰显话语言说者的立场和态度的功能。“话语”理论肇始于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福柯看来，话语背后所隐含的言说者的立场和态度才是话语所承载的真正内涵。“作为现实表意实践活动的话语，不只是运用语言来传达意义，而是深蕴了隐而不现的强大建构力量。”<sup>[1]</sup>将班宇的小说放在“话语”理论的视域之下进行探析，小说的故事情节便是小说话语所描述和解释的内容，小说的主题内蕴则代表着小说话语背后所秉持的言说者的态度。

隐喻与象征是班宇小说的显著特征，具有隐喻与象征色彩的部分构成了班宇小说中的隐喻话语。作为东北作家中的后起之秀，班宇的小说具有明显的东北特色。班宇小说中具有地域色彩的空间符号和方言化的叙事语言构成了班宇小说中的地方话语部分。班宇的小说与大众娱乐文化保持着暧昧的关系。班宇小说中的大众话语，指的是小说对于电视广播、曲艺小品、流行音乐等文化娱乐产品内容的涉及。班宇小说中的女性话语，则指“子一代”在父的权威下，处于第二性视角下的独特话语。以上四种话语，一方面彰显了班宇小说独特的形式特点，另一方面，也与班宇小说观照底层民众的主题紧密相连。

## 1 从隐喻话语到被阻滞的呐喊

班宇的小说具有一种不可解说的气质。班宇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执着于追求某种神秘力量，希望以此摆脱现实生活的困境，实现自我超脱。小说文本中，主人公与神秘力量之间的交会过程，呈现出一系列的加密意象，如《安妮》中 B 在行星坠落之前，“自己将会一直开下去的车”<sup>[2]159</sup>，再如《夜莺湖》文末，舞台上如水鬼一般，“轻飘飘落在地上”<sup>[2]29</sup>的唱歌女人，以及《蚁人》里“数万只蚂蚁，从四面八方涌来……组合成人形”<sup>[2]89</sup>等。在班宇小说中，这类隐喻话语占据着文本的相当篇幅，以隐喻的方式，诉诸着小说人物压抑的情绪，仿佛叙述者的情感汇聚地，在本应一马平川的叙事中，沟壑般的存在。解读这类隐喻话语，是把握班宇小说独特形式的关键，也是解读班宇小说深层内蕴的关键。且以《蚁人》中的人形蚂蚁为例，人形蚂蚁看似与家中养的蚂蚁有关，实际上指向“我”密密麻麻的生活难题。“我”掏出利刃刺向人形蚂蚁的举动，反映了“我”内心真正的渴望，即摆脱现实生活的压力。眼前的苟且滋生了人们对于诗与远方的渴望。《蚁人》中的人形蚂蚁是小说的一个隐喻，喻指“我”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刺破人形蚂蚁的行为，是“我”实现自我超脱的独特方式。虽然无法解决“我”生活中的难题，但暂时解决了“我”的压抑和焦虑。

“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sup>[3]431</sup>班宇小说中的隐喻话语与其小说内蕴有着必然联系，是其小说主题的不二表现形式。班宇小说中“处于结构性困境中”的底层民众多处于社会边缘，人际关系简单，更有甚者，仍在温饱的生存线上挣扎。这类民众在社会中往往处于失语的状态。失语一方面是长期处于权力阴影之下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背负生活压力，无力发声的结果。班宇的小说往往选择小人物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叙述的故事也往往是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困境。生活的苦难使得小人物长期处于压抑的状态之下，这决定了班宇小说的叙述方式注定无法是畅通无阻、酣畅淋漓的。班宇的小说观照底层民众，以小人物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小人物郁结于心，气结于胸，继而自然而然地给小说披上了晦涩的表达外衣，形成小说文本中的隐喻话语。班宇的小说中的隐喻意象给文本蒙上了一层隐喻的面纱，但这层隐喻的面纱并非完全出自作者对于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不自觉模仿，而是更多的与小说观照底层民众的主题相关联，有着非如此表现不可的必要性。

## 2 从地方话语到被虚构的堡垒

班宇作为“新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作家，小说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这一方面体现在小说内容中出现了颇多具有地域色彩的空间符号，如《山脉》中提及的“工人村”<sup>[2]271</sup>，《双河》中的“变压器厂宿舍”<sup>[2]54</sup>，《夜莺湖》里提到的“大润发”<sup>[2]20</sup>等；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小说的形式上，班宇的小说语句呈现出简洁，短促的特点，颇有东北方言的风范。正如批评家李陀对班宇小说语言的评价：“很朴实，有点土，有点硬，甚至粗狂”<sup>[4]</sup>，这是班宇小说的一大特色。在“话语”理论的指涉下，无论是内容上的涉及，还是形式上的化用，班宇小说中可见地方文化色彩的叙述，都可归类为地方话语。

《逍遥游》开头部分对“我”的居住环境如是提及，“身后是居民楼，东药厂宿舍，一楼做了护栏，扣上铁罩，远看似监狱，晒蔫的葱和白菜垛在上面，码放整齐。”<sup>[2]95</sup>小说描述了具有东北重工业发展遗留痕迹的街区。小说后文中出现的倒骑驴，也突出强化了小说所营造的典型环境，即重工业辉煌不再的萧条东北。凛然冬日，许福明在寒风吹彻的街道上向遇见的老同学诉苦，最终换来老同学同情的五十大钞。言语间难避卖惨之嫌。故事发生在东北，但恐怕即便非东北地区的读者也不会对许福明的嘴脸感到陌生。早在鲁迅致力于国民性批判的小说中，此般狡诈无赖的人物形象便深入人心。许福明的言行与阿 Q 的形象具有一定的精神延续性，都折射出某种在长期社会历史中形成的、倾向于被动适应与生存博弈的心理状态……如果说同学之间的互帮互助是许福明奴性作祟的一块遮羞布，那么“我”对许福明收钱的质问，则戳破了这层体面，剑指许福明缺乏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人格尊严。单论及此，小说似乎没有非把故事设定在东北大地上不可的原因。东北地域风情好像只是班宇小说中的一块背景板，许福明也不过就是东北版的阿 Q。但实际上，班宇小说中的地方话语并非冗笔，而和观照底层民众的主题存在莫大的关系。

“东北不仅仅意味着东北，还象征整个北方进行工业建设的历史经验……中国的‘地方性’从来就是与整个中国的总体性密不可分的。”<sup>[5]</sup>班宇的故事不仅是铁西故事，更是中国故事。但在以往的中国故事中，底层民众的形象却往往是单薄的。因为他们在社会中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所以在以往的文化想象中是缺位的。班宇在叙述底层民众的故事时，首先通过地方话语建构出了一个虚构的堡垒，在虚构的堡垒中，折射底层百姓普遍的生活状态。真实社会是一个流动开放的空间，充满不确定性，何况全球化时代下，几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与世隔绝的地方空间，因此说，地方空间是一个虚拟的堡垒。地方话语是亚文化的小众话语，由地方话语建构的地方空间，不同于真实社会的流动与开放。它是封闭自足的，令社会边缘群体感到温暖舒适的天堂。现实生活中，底层民众常常处于为生活奔波的状态中，因而是紧张的，失语的，不自如的。只有在区别于现实世界的虚构堡垒中，底层民众才有展露真实自我的可能，在有枝可依，有木可栖的空间里翩翩起舞。这方空间下的底层民众，远离了来自真实社会的种种生活压力，只消浑忘了现实中的颠沛流离，尽情地张开嘴说话。这方空间下的底层民众才是真正鲜活，富有生命力的底层民众，一如《逍遥游》中的许福明。

## 3 从大众话语到被忘却的集体

“大众日常话语来自民众本身，是他们感情和生活经验模式的自然表达。长期以来大众日常话语备受压抑，造成了新传媒格局的强劲反弹。”<sup>[6]54</sup>上世纪末，这种“强劲反弹”，表现为以网络电视作为媒介传播的流行文化成为大众追捧和模仿的对象。班宇在成为文坛上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之前，是一个摇滚乐评人兼豆瓣写手。班宇对于流行文化的关注，使得其小说一直与流行文化保持着暧昧的关系。电视节目、曲艺小品和通俗文学等娱乐文化产品常常作为班宇小说的内容，出现在小说文本中，如《夜莺湖》里“我”听的情感栏目，《双河》中出现的余秋雨的《霜冷长河》《渠潮》里提到的译制片，以及《山脉》中的《大话西游》等。班宇小说中的大众话语

与班宇小说观照底层民众的主题是分不开的。如果说班宇小说中的地方话语为底层民众建构了与现实空间相区分的虚构空间，使底层民众回归到了发声的状态，那么，班宇小说中的大众话语，则保留着现实的痕迹，作为底层民众在社会中真正的发声方式，参与到小说叙事中。

大众话语的兴起与审美的泛化紧密相关。在娱乐至死的社会语境下，“子一代”们父辈身上所具有的理想追求，到了“子一代”这里，因沾染了世纪末的颓废气息，而被大众娱乐文化不断侵蚀解构。《双河》中“我”和“李迢”围绕电视节目展开的叙述，表面看来是作者对于日常生活的描摹，深入分析则是小说对于底层民众自由言说道场的建构。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具有天然的对立关系。精英在社会上拥有天然的话语权，大众话语则要以众声喧哗的形式登上时代舞台。作为代表大众话语的流行文化产品，一方面担负着塑造广大底层民众世界观的责任，影响底层民众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也代表着底层民众，为其呐喊。在社会各方权力话语不断协同互动的过程中，普罗大众借大众话语不断与社会精英进行对垒、交锋和抗衡。精英话语宣称延迟满足，大众话语扬言及时享乐。在此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下，班宇的小说站在了与社会精英对垒的一方，诉说着底层民众的夙愿。由此看来，班宇似乎仍然保持着其作为摇滚乐评人的初心，小说创作的主题也与摇滚乐的内核精神类同。从乐评人到作家，班宇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表达着对于社会不合理秩序与不平等现象的愤怒。

#### 4 从女性话语到主体的消解

“在唯一绝对的男性父亲面前，一切社会上的男性，无论尊卑，都无形只能处于‘阴’或‘非阳’地位。”<sup>[7]18</sup>班宇小说中的女性话语并非指来自女性叙述者的话语，而是指在父权阴影之下，子处于非男性“属阴”地位的话语。父的权威指某种强有力的正统权威，子则指屈服于父权的他者。班宇小说中的男性和女性形象，从传统的男女主客二元对立结构中挣脱出来，呈现出的男性形象缺少阳刚之气，女性形象缺乏阴柔之美，形成了区别于传统话语的女性话语。

班宇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如《双河》中事业没有起色且与妻子分居的“我”，《蚁人》中失业后生活拮据且妻子出轨的“我”，都被失败的阴影所笼罩着，无法满足传统社会对于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拥有绝对权威的期待。再如《渠潮》中的李迢，“穿一件厂办发的背心，胸前红章洗得发白，松松垮垮，底下卷着边儿，肩膀搭一条凉水里浸过的毛巾，拧得半干，趿着皮色的塑料拖鞋”<sup>[2]163</sup>既不魁梧也不挺拔，还有《逍遥游》中抛弃了“我”的前男友和婚内出轨的许福明，都算不上是正人君子。班宇小说中的这些男性形象与传统的君子形象相去甚远。与男性形象相对的女性形象种种，如《夜莺湖》里吃饺子时能“塞满三只，同时咀嚼”<sup>[2]5</sup>的吴小艺，“又瘦又矮，眼睛大，往外鼓着”<sup>[2]5</sup>的苏丽，《逍遥游》里说话咋咋呼呼的谭娜，和《山脉》里蛮横霸道的李福妻子，也都与娴静如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扶风的传统温柔女性相去甚远。班宇小说中的这种非常态男女形象构成了区别于传统话语的女性话语部分。这种女性话语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处于非常态的生活状态中，或婚姻不幸，或生活困难，或健康受损；另一方面，则由于班宇小说所关注的底层民众作为社会的边缘人物，受正统文化的约束力较小，因此便逐渐形成与底层民众自身相适配的“属阴”话语，即女性话语。

传统话语中的男人和女人往往是才子佳人的形象。男为阳，女为阴，二者在主客对立的结构中实现了自身的定位。传统话语即正统话语，传统话语下的才子佳人形象是受正统权力支配的结果。女性话语则是在正统权力阴影之下所形成的第二性话语。它并非天然的女性话语，而是作为客体的“属阴”话语。自我主体的消解意味着对自身主体职能产生焦虑，继而对于男女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丧失认同。所以，在班宇小说的女性话语下，男人形象是缺乏男性特征的，女人形象是缺乏女性特征的。这种女性话语所指，指向的是底层民众人格尊严被辱没的状态。班宇小说叙述下的东北，始终被一层淡淡的悲伤所笼罩。这与东北重工业的衰败有关，也与东北地区的民众在下岗浪潮中丧失工作后，所面临的个体尊严丧失危机有关。无论于整个东北，还是东北地区的

民众而言，失去工厂的体验，都是一种主体性逐渐丧失的焦虑体验。班宇笔下来自女性角色的叙事话语，正是其中一种呈现底层民众自我价值感消逝与存在感弱化的独特文学形式。这一话语形态，与其作品一贯关注基层民众生存状态与精神困境的创作主题紧密相连，共同构成其小说内在的叙事脉络与人文关怀。

## 5 结语

福柯曾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区分了话语和语言的不同，“语言”指向思想，而“话语”指向欲望。“人的欲望有三种，一种是权力的欲望……第二个是对物质的欲望……剩下一个就是性欲。”<sup>[8]416</sup> 底层民众身处权力的洼地、财富的沟壑、愉悦的山谷，欲望长期得不到满足，权力缺位，进而失语，成为社会上沉默的大多数，渴望呐喊；财富缺位，进而生活捉襟见肘，渴望立锥之地以安身立命；性别认同与情感表达受到压制，进而人格尊严受到折损，进行心理上的自我抑制与边缘化。“话语”的基本含义是展现秩序的符号系统。符号具有能指和所指两个解读层面，能指是形式层面，所指是意义层面。按照符号的结构划分，班宇小说的四种话语形式就是小说话语的能指，底层民众的三种欲望则是小说话语的所指。每一种话语形式都有其独特的指向意义，隐喻话语指向被阻滞的呐喊，大众话语指向被忘却的集体，这两者展现了底层民众对于权力的渴望。地方话语指向被虚构的堡垒，体现了底层民众对于金钱以及社会地位的渴望。女性话语指向被消解的自我，表现了底层民众在性别与权力结构中的压抑状态。班宇小说的四种话语背后，隐含的是底层民众生活中的希望——即便如蚁人般，于凡尘跌跌撞撞，也梦想长出羽翅，在天空逍遥游荡。只是这种追求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好比《逍遥游》中的“我”，即便登上城楼后，情绪波动到直想流泪，也只是说出一句：“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sup>[2]124</sup> 至于落泪的真正原因，只是欲说还休，却道骋风逍遥游。

### 参考文献：

- [1] 周宪. 福柯话语理论批判[J]. 文艺理论研究, 2013(1): 121-129.
- [2] 班宇. 遥远游[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20: 5+20+29+89+95+124+159+271+163.
- [3] 刘勰. 文心雕龙[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431.
- [4] 李陀. 细读《逍遥游》中的“穷二代”形象并及复兴现实主义[EB/OL]. (2023-08-06)[2024-09-11]. [https://mp.weixin.qq.com/s/WDYodHgnYhe\\_Aot2c-d4OQ](https://mp.weixin.qq.com/s/WDYodHgnYhe_Aot2c-d4OQ).
- [5] 易文杰. 双雪涛的东北书写与“新东北”的中国现代性——兼论近期青年写作的城市空间诗学[J]. 上海文化, 2023(4): 29-36.
- [6] 刘路. 风险社会的政府话语问题与对策[M].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7: 54.
- [7] 孟悦, 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 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18.
- [8] 陈思和.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416.